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九十四

贊三十七首

延州來季子贊 并引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

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

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

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孔北海賛并叙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

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胙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賛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賛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

齊豹茵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狥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兖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賛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疉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禄之

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

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肇詞曰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髙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

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蹇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賛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賛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

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眞贊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唐減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顧觀伯符擘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

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書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

竹客有賛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賛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竒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隷也以為止此矣既没不可得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

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賛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

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

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决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

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賛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没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黄庭經賛 并叙

余既書黄庭内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為作經相其前而畫余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為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賛之曰

太上虚皇出靈篇黄庭真人舞胎仙鬒眘兩卿相後前

外妙俠侍清且姸十有二神服鋭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脩果此縁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鶻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韓幹畫馬賛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鬛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庛

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并引

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子為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

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鬛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兕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 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臟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

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菖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

潛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九馬圖贊 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峯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𡩋盬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駮其一毛棄我千里蹴蹈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咲虎狠先生指呼羊服葙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𪏭郎覶門舐地尋鹽湯

二疏圖賛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脱屣使知區區不足驕

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偃松屏贊并引

余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凛然孤清不

能無生生此偉竒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齾齾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賛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

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

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籋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贊

六馬異態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彼癢者舉脣見咽方其癢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須髮之峯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嗚呼將

為旣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賛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賛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懐光斬朱泚

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隳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為葅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黄金팎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凫擁髻顧影者真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者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敘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

久欲求公作畫賛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為之既成子雲戲余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為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為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題三國名臣賛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

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賛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樗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聴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眇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賛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

虛言𠕋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𢈔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救月圖贊

癡蟇𢍰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蟇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百穀

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黿魚出戲怒一作獨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

魚樂强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

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巳耕以赤蛇化以

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

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

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

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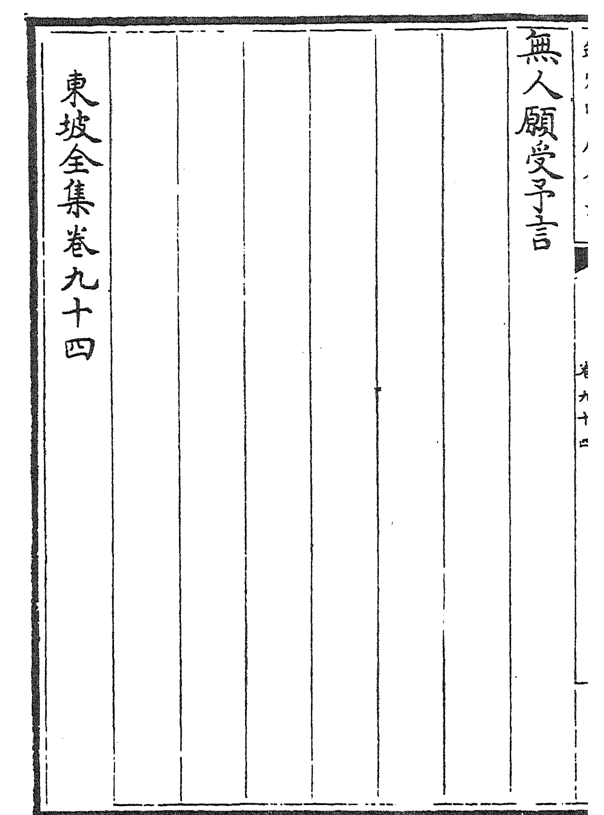
六觀堂賛

我觀人生念念為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為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餐晝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為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為無以影為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

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悲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為此贊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顴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灑掃庭户窻牖廓然虚空



無人願受予言

東坡全集卷九十四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宋 蘇軾 撰

贊八十首

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鄣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

麻田供養東坡賛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賛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賛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

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藥師琉璃光佛賛并引

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為造畫尊像敬拜稽首為之賛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

今衆稽孺仰佛如翁媼而頭既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

喬與徳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

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静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觀世音凜不違顔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為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為不二門拜手敬賛東坡老人

繡佛賛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賛歎曾未

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賛

頭髩髼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賛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

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况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盖將拊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宫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賛并叙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

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㚖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黄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

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今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陰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為賛之曰

少林像壁不以為礙彌天同輩不以為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

日化其孰能遷之

觀音贊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為其女為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慶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為中尊各作贊一首為亡者追福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

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賛十六首

第一尊者

正坐斂眉抱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尊者

旃檀非烟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尊者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睥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尊者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動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五尊者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櫝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尊者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尊者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

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尊者

衆生顛倒為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為輪迴

第九尊者

柏子庭除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為大摩尼傳雞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眉

第十尊者

半肩磨衲為誰綏頰彼以誠叩此緣問荅佛意玄微有覺無為肉眼執着捧函捕龜

第十一尊者

幻體有累法身無着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援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第十二尊者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絕日寓波中意若擾龍真機掣電微妙元通

第十三尊者

默坐無說是名妙說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寶錫一枝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士泉飛

第十四尊者

攝衣跏趺覩此烟穗與我定香本無內外貝葉琅函三乘指南胡人捧立云誰啟緘

第十五尊者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答聲聲寂還空許者誰譽皆

有佛性去爾嗔恚隨處清淨

第十六尊者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礦烹煉沙汰廓然圓明超悟上乘示現慈悲援諸有情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

受刀鬝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䟦陁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愽迦尊者

一切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

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没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軆物軆一作駭如火自爇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為誰虔恭大一作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箭一作已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皆休我者黠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一作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了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

數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羅漢賛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水陸法像賛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饜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輒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

本差擇其徒脩營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刋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為之賛九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鄣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

有別水放為江河匯為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脩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為燈我說三乘如
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渠身薰持我雖不能能
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違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為同為異本
自無伺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偉茲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為易以憂為樂樂兼萬人既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脩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纆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脩羅衆

正念淳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為道究㝵隕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宫同一念頃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寳號窮鑚究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

洗濯之盡未來刼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昹㝠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飈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磨衲賛并序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

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鑠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

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賛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賛

草隷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點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隷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

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賛

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賛 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暠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

何縁自吸自受曇秀作六偈述龎公事東坡讀而首肯之為書此贊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當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祿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葆性如麋鹿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

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内罔與冥被髮拊劒馭兩靈國之東南福其庭注然天醪涌其泠汰選妙士守籥扃翛然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濵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

生石首肯楳松肘回是心茍真金石為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為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

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湜長老真賛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謁雨晴

海月辯公真賛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

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别補
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
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
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絶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清通端雅
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
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
緇素悦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
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

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盖師之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温也余在黄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没後二十一年 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賛久不償

此願何也余矍然而起為説贊曰

人皆超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脱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强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茍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為吾纒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温彼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温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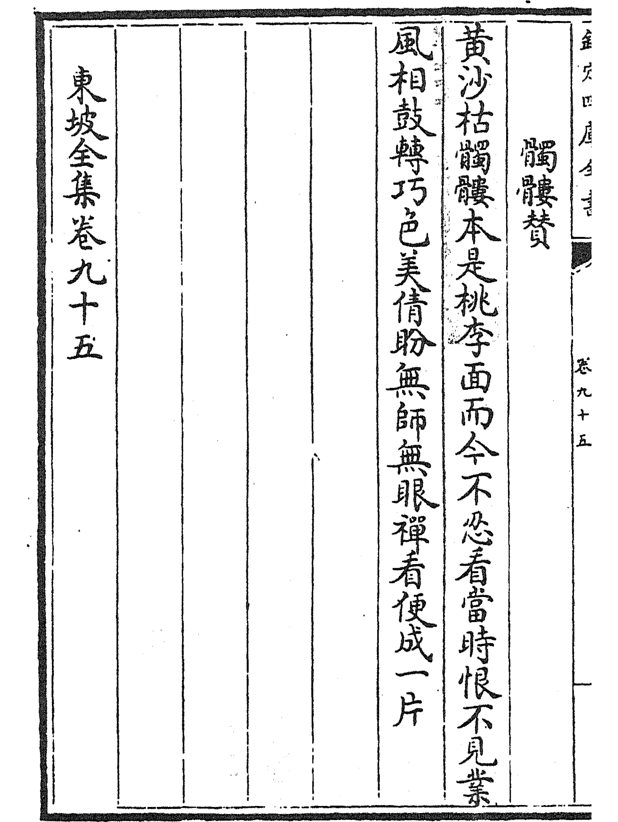
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賛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無名和尚傳賛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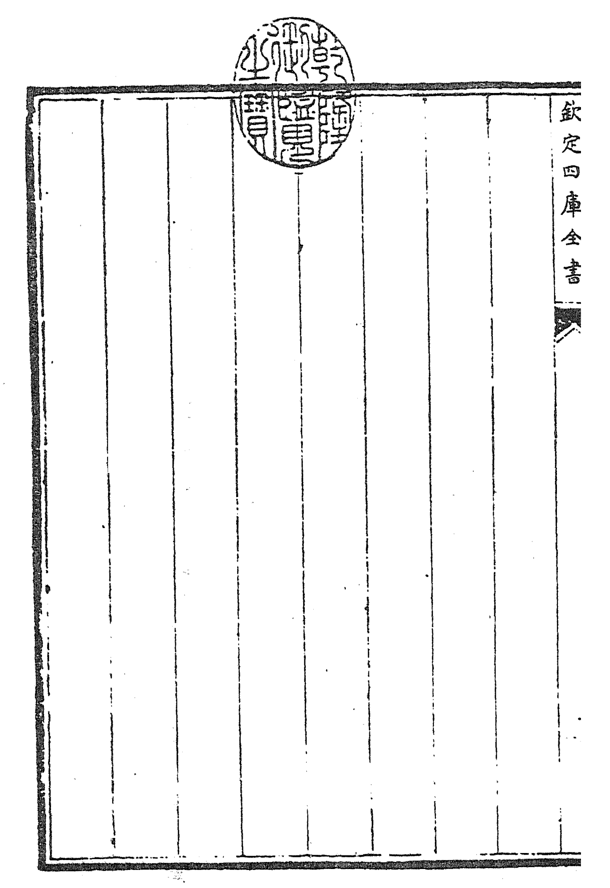
髑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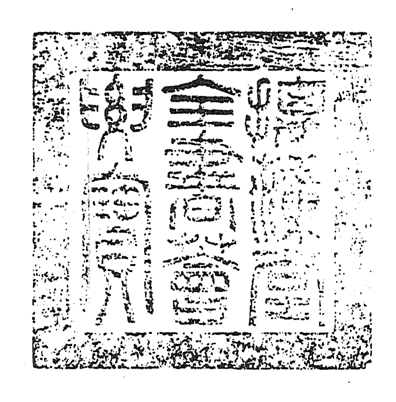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謹案卷九十五第十七頁前二行佛印听然而笑

曰刊本听訛聽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貢生臣周志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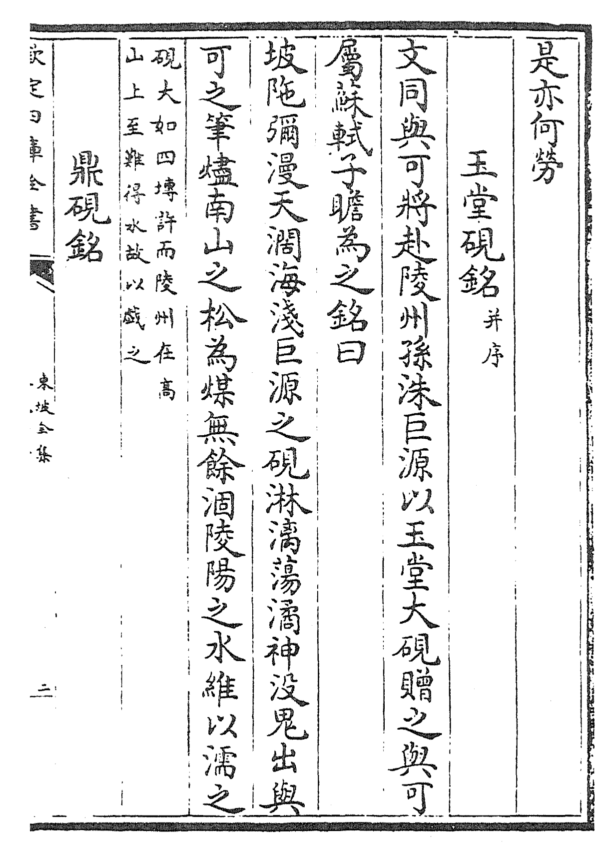
宋 蘇軾 撰

銘五十七首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劒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吒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盃舐盂去不遺粒不擇道路

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凛以驚夫猫鷙禽晝延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鬣濆摇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


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 并序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

坡陁彌漫天淵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

硯大如四塼許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鐙幽無見几不倚昜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并叙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

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

足以閲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劒浦之上黯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凢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産何異於九鵬而一鷃

鳳咮硯銘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如

玉熙寧中太原王頎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崖不富或以黷䵍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

銘曰

陶土塗鋈山石玄之蠹頳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咮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

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鳯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御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賈

𪓰硯銘并序

龍尾𪓰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

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并序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

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放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鈎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黄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

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獲纍然黄子玄豈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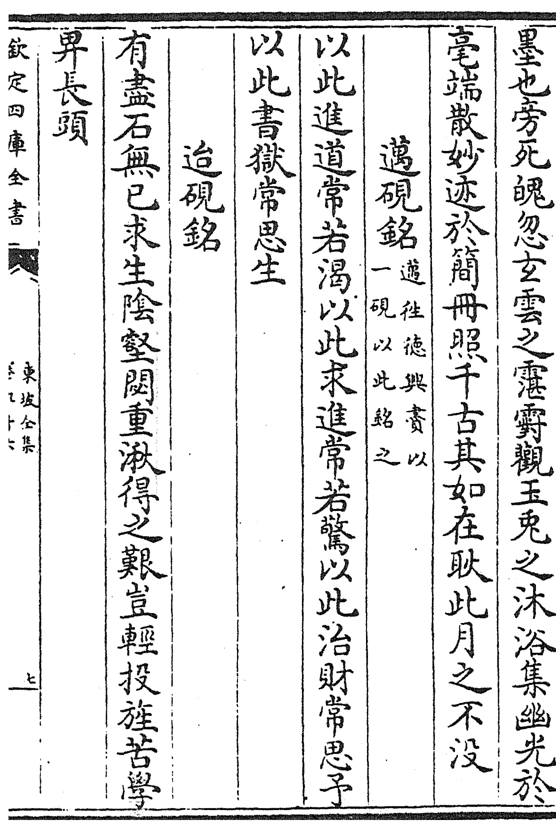
陳公窰子石硯銘 并引

公窰躬自採石嵓下獲黄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絡孕此黝頳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蔓蔓兮霧縠石宛宛兮黒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



墨也旁死晛忽玄雲之霾霿覿玉兎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賫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隂鑿閱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苦學畀長頭

卯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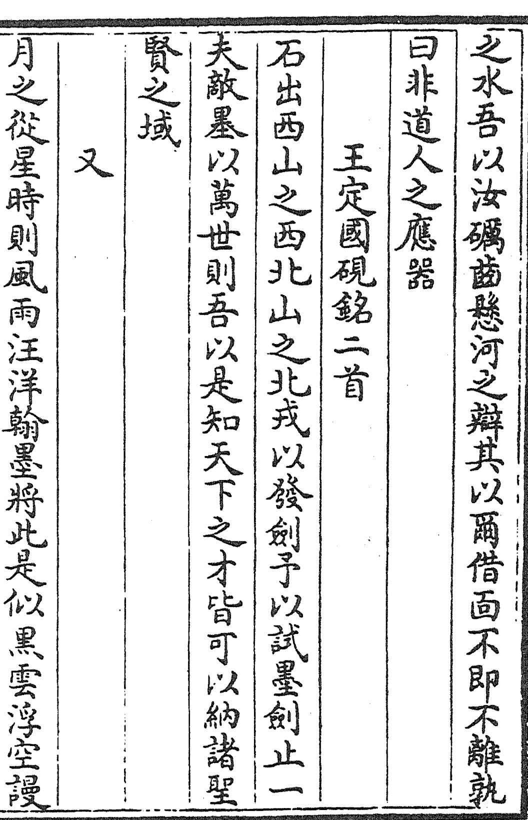
東坡硯龍尾石開鵲卯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璺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



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

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劒

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

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

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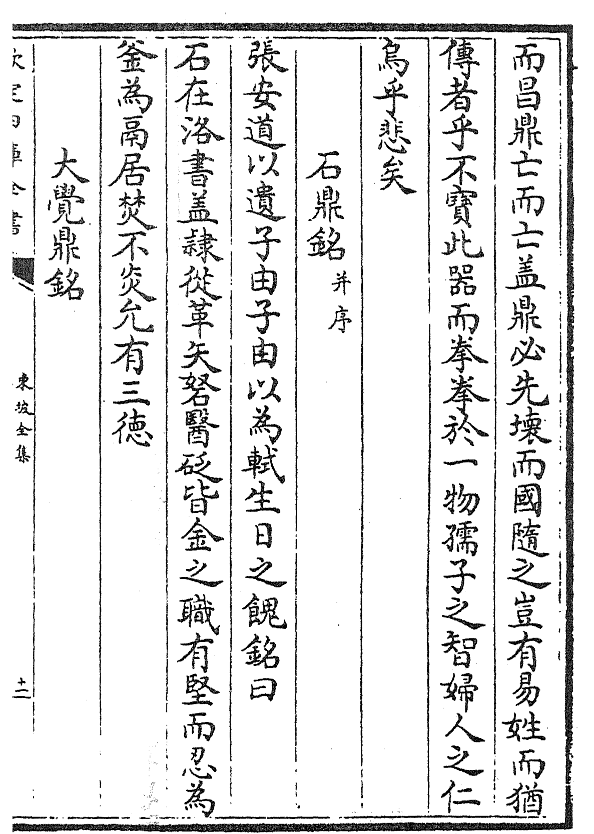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黄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盖已見笑於伯夷叔齊

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懐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絶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

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没
於泗水此周人毁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
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
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
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
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說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
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



而昌鼎亡而亡盖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寳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乎悲矣

石鼎銘 并序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軾生日之餽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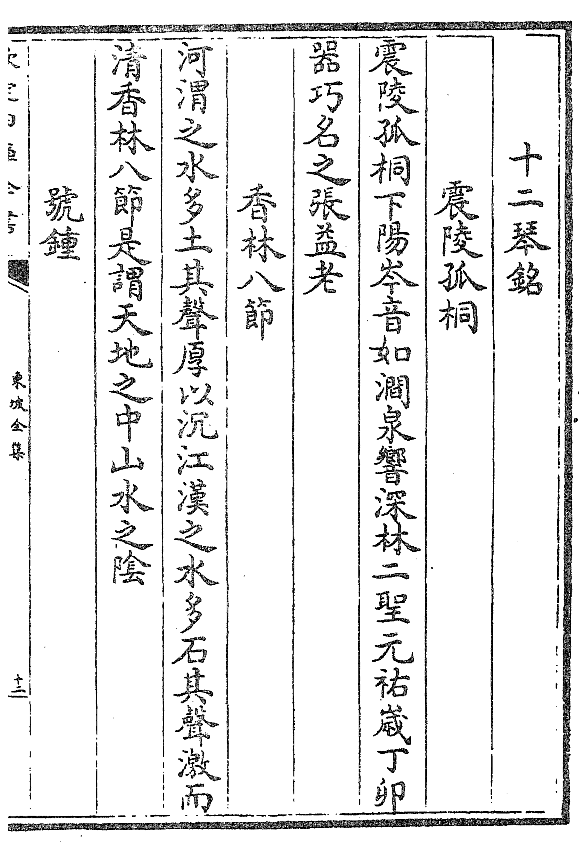
石在洛書盖隸從革矢砮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子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咨爾學人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其蕩枝蟠葉霎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黄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鈎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

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紘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濵樂莫樂於濠上

漁椵

襏襫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黄馘闖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先驚潜魚而出聽是謂魚椵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虵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法雲寺鐘銘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為之銘曰

有鐘誰為撞有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為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

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圜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一作東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為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徐州蓮華漏銘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决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曽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

死生矣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隷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隷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裙靴銘并序

予在黄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宫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

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璘
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痏
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竈王道熄六器僅存五

瑞莫輯趙璧婦玩晷璜盗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剱璏鍼珌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章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菩薩泉銘并敘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

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没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㑹昌中詔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葢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别為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

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

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

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葢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卓錫泉銘并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凉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易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盖其人乎辯來四年

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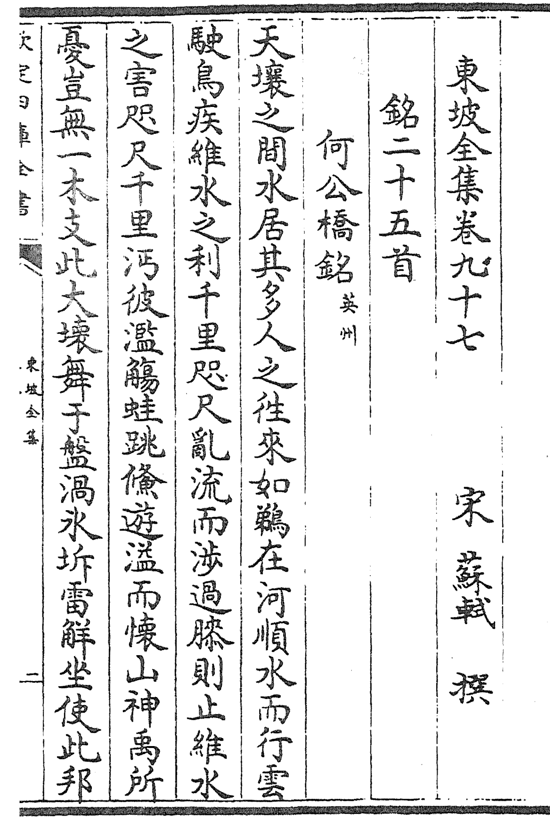
炎霥泉銘并序

余謫居黄炎霥子不逺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甞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炎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

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東坡全集卷九十七

宋 蘇軾 撰

銘二十五首

何公橋銘 英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鶩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儵遊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壤舞于盤渦氷圻雷觧坐使此邦

畫為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恱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闐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顧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

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

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

明風雨竝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

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

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

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

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遠遊菴銘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

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殻而

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桄榔庵銘并序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屓贔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

濛之都乎

三槐堂銘 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

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山堂銘并序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𮌎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德威堂銘 并序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

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

外郤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

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徃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

訓之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既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刼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户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

蘇軾過而為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諜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戸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黒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

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飜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思無邪齋銘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

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夢齋銘 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

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
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
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
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
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
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
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
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

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

積瓚瓚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
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談妙齋銘

南華老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
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絶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眦
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弾指千偈卒無所
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鏤氷琢雪人人造語
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荅

澹軒銘

以舩撑舩舩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擇勝亭銘

維古頼城因頼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

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康洗斝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蘸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

凡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龔九淵之神龍汤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黿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奫淪眩古潭

之百尺涵萬象於瑶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
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宫有王函
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螾逝將去而反顧
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
之東歸寓此懐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瘞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
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

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塟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

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為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圜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昬者坐受遠近遷㝠行黒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縁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獷悍柔淑㝠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别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㝠㝠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揺其中孰能閉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虚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宫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别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别方丈之内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龎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皷鐘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

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峇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悦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

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蜜施此法水以灌爾賰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綸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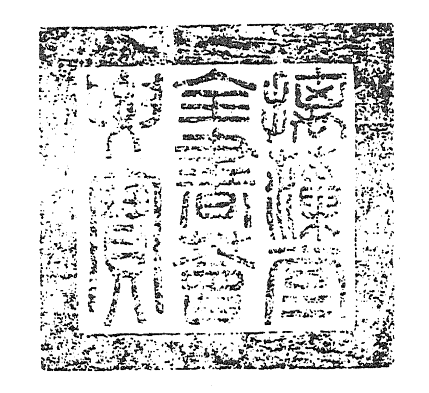
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

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棲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為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

永照南海通羅浮

東坡全集卷九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貢生臣周志禮